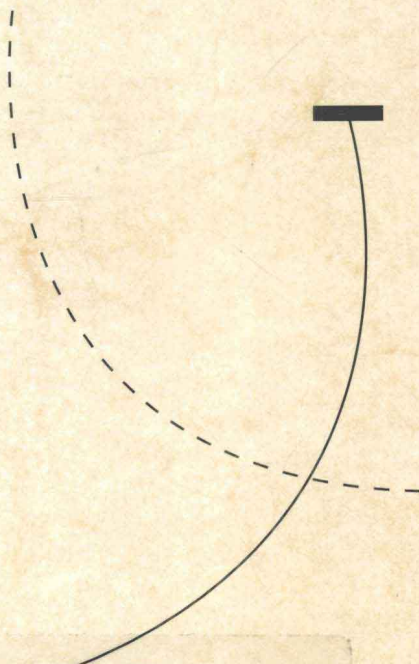




Jiaoyu Changyu zhong de Duihua



教育场域中的对话

——基于教师视角的哲学解释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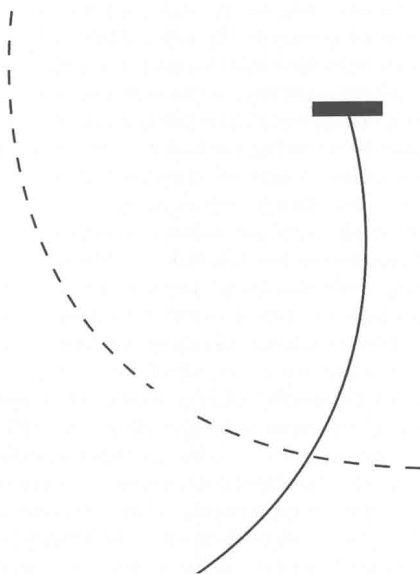
冯 茁/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Jiaoyu Changyu zhong de Duihua



教育场域中的对话

——基于教师视角的哲学解释学研究

冯 茁/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李 芳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场域中的对话：基于教师视角的哲学解释学研究 / 冯茁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12
(教育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5041 - 5490 - 3

I. ①教… II. ①冯… III. ①教育哲学 - 研究 IV.
①G4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6604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235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 esph.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国民灰色图文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3. 2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198 千	定 价	28.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冯茁，女，1973年生。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学论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于2004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

现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系辽宁省省级精品课程教育学原理、教学论的主讲教师。在《教育研究》及《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教育部重点课题一项，省级科研课题四项，多篇论文获得省级科研奖励。

《教育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顾明远

副主任：徐长发

委 员：（按姓氏笔画）

汪永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长发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研究员

董 奇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裴娣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教育对话问题的探讨是对话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回应。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话”正日益受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关注。从作为教育方法的“对话”到作为教育思维方式的“对话”,教育对话的内涵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但由于缺乏对对话的本体论诠释,使得理论和实践对于“教育对话是什么”的追问始终没有结束。当前,关于对话的理论言说显示出极大的优势,而对于践行对话的主体——教师而言,他们与对话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阻隔与障碍。如何使对话真正走近教师,内化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是教育对话研究需要回答的一个“真”问题。

本书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场域中的各种对话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透析教育对话的深层内涵。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性,以“关系性思维”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以现象学教育学“回到事物本身”以及哲学解释学本体论特别是解释学实践哲学作为研究视角和写作工具,即“回到教育本身”去考察教育问题,把研究的基点深深植入教育现实中,立足于教育现实提出问题、收集资料、描述现象并构建文本解释。这里,教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理论,而是一个展开的、丰富的意义实现的“对话场”,在这一场域中,教师作为直接的参与者、体验者、更多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承载着教育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其在“场”中的地位无可争辩地凸显出来。于是,本书从践行对话的主体——教师的角度出发,“回到教师本身”去研究问题,

对教育场域中作为“我”的教师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审慎的描写，在此基础上，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探讨了实现对话的可行路径。

全书共分七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从当代教育的“意义”危机入手，反思“意义”迷失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对话理性”的介入是教育走出意义危机的有效路径。第二章是对话的本体论解读，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对话的含义以及西方关于对话理论的各种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中对对话的定位。第三章首先诠释了教育对话的哲学解释学含义，然后从关系性思维的视角提出教育对话的生成场域，分析了教育场域的特点，并引出教师的出场。教育场域中的对话涉及的方面很多，对话关系的回复与建构亦涉及复杂的因素。以教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本书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的：发生在教育主体之间的主体性对话；关注于理解和意义生成的阐释性对话；强调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反思性对话；意在通过批判性理解旨在走向合作的批判性对话。分别表述为：第四章——主体性对话：教师与学生；第五章——阐释性对话：教师与课程；第六章——反思性对话：教师与自我；第七章——批判性对话：教师与研究者。从内容上涵盖了对话的本体论维度、知识论维度和价值论维度，通篇渗透了对话之于教育以及师生精神建构的意义。其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研究者等以人为主体的对话属于教育场域中的显对话，教师与知识、教师与课程及教师与自我的对话属于教育场域中的潜对话。从根本上说，潜对话是服务于显对话的。对话的目的在于“理解”和“精神建构”，师生生活世界的丰富和生命的丰盈，其终极目标则指向教育“质”的提升。

对话的未完成性决定教师的对话永远处于旅途之中。在对话与理解的路上，教师应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行动进行现象学的反思和解释学的理解，以获得实践智慧，成为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

关键词 哲学解释学 教育场域 教育对话 教师

On Dialogue in Educational Field

——Hermeneutic Research from Teachers'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educational dialogue is a response of dialogue philosoph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dialogue” is catching the attention of both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dialogue as a method” to “dialogue as a way of thinking”,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al dialogue is expanded and deepened constant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al dialogue, the question “What is educational dialogue” has always been asked by theory and practice. Currently, the theories about “dialogue” have been demonstrating enormous superiority, but there is still very big impediment and barrier between dialogue and teachers who fulfill dialogue. It is a “real” question that how to make “dialogue” an approach that teachers truly internalize a kind of life style and working way, which needs to be replied by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book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of dialogue in educational field from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e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II

educational dialogue from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existing studie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go beyond the limitation, which takes relational thinking in methodology, phenomenological principle “returning to the matter itself” and hermeneutics practical philosophy as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other words, the author observes educational problems “returning back to education itself”, asks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l situation of education, collects the materials, describes the educational realities and constructs the text interpretations. Education is not an abstract conception and theory, but a rich, developing and meaningful field of dialogue. The teachers bear the essential meaning and value of education as a direct participator, experiencer and possessor of more cultural capitals. Undoubtedly, teachers’ position is highlighted unarguably in this field. So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s “I” and “others” in educational field discreetly.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the approach to dialogue in hermeneutic theory.

This book altogether divides into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starting from the “meaning” crisis of education reconsiders the reasons of meaninglessness and treats “dialogue rationality” as the effective ways that can make education step out of the crisis.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dialogue. I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dialogue from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laborates the theory about dialogue in western nations, then puts forward the meaning of dialogue in this research.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rticle interprets the hermeneutic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al dialogue and proposes the field that educational dialogue occurs from relational thinking perspective. Th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field and draws forth the appearance of teachers. The dialogue in educational field involves a lot of respects.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relationship concern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Taking the teach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goal, this book spreads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bjective dialogue between educational subjects; interpretive dialogue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generation; reflective dialogue emphasizing

reflection and self-promotion; critical dialogue aiming at cooperation. Namely, Chapter Four, Subjective dialogu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apter Five, Interpretive dialogue: teachers and curriculum; Chapter Six, Reflective dialogue: teachers and teacher selves; Chapter Seven, Critical dialogu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Entirety, the book covers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valuable dimension and permeates the meaning of dialogue to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irits. Among them, dialogues between humans are apparent dialogue, and others belong to implicative dialogue. Fundamentally said, the implicative dialogue serves the apparent dialogue. The purpose of dialogue is "understanding" and "spirit constructing", richness of life world and abundance of lif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directs the "qualitativ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The incomplete nature of dialogue decides that teachers' dialogue is in the journey forever. Teachers should unceasingly persist in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and 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 to their educational ac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practice wisdom and to become teachers having educational wisdom.

Key Words: Hermeneutics, Educational Field, Educational Dialogue, Teachers

序

源于哲学的对话理论，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近年来，教育领域关于“对话”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领域的研究难度，我深知这一研究的艰辛和难于突破。作者能够不畏困难，选取新的视角，在本体论层面透视教育对话的深层内涵，大胆地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体现了她敏感的问题意识、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对本学科领域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以及努力探索的创新精神。

本书作者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研究的对象式思维方式，以现象学教育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去考察教育问题，把思维的触角深深植根于教育生活世界之中，立足于教育现实提出问题、收集资料、描述现象并构建文本解释，从而对教育对话问题的思考达到一定的深度。本书理论思维深刻，颇有新意。

作者从当代教育的“意义”危机入手，引入“教育对话”这一研究主题，又从教育对话的生成场域出发，引出践行对话的主体——教师的出场，进而以教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重点分析了教育对话的几个重要维度，即师生之间的主体性对话、教师与课程之间的阐释性对话、教师自我的反思性对话以及教师与研究者之间的批判性对话。关于教育对话问题的哲学解释学研究，不仅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关涉教育的价值与教育中“人”的意义问题。

本书不仅从理论上界定了教育场域中“对话”的内涵，并从哲学解

释学的视角剖析了教育场域中主体间对话关系割裂的深层原因以及教育对话归真的可能路径。将教育定位于“场域”，意味着以“关系”思维的视角解释教育；将“对话”引入教育场域，其意义不在于“对话”作为方法和条件对于教育的工具性意义，而是将“对话”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作为教育的基础；用现象学教育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教育场域中教师与他者的对话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研究方法的局限，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价值；以关系性思维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主—客”、“主—主”两重关系的统一，能够克服传统教育过程单一主体模式的缺陷，并较好地解决多年来教育研究关于“主体性”问题的争论。毫无疑问，本书是对教育对话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在本书出版之际，作为作者的导师，我为她感到高兴，多年的研究和刻苦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一家之言，又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项研究尽管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实践观照，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还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比如，作者将教育场域中的对话进行了意义上的分类，这种分类是否严密；从教师的视角出发研究教育对话，在内容上如何涵盖生生对话、生本对话等因素以更好地体现教育对话的整体性特征；等等。这也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以引导人们进一步研究。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之路上，对教育的生活世界和教育现实继续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培养更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解释能力，深刻理解和挖掘教育情境中的各种“意义”，以此为起点，作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并期待她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曲铁华

2010年11月8日

目 录

序	(I)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意义	(4)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6)
四、研究视角与方法	(10)
五、本书写作新意	(14)
第一章 教育的“意义危机”与“对话”价值的凸显	(17)
一、写实：教育的“意义危机”	(18)
二、反思：“意义”迷失的背后	(22)
三、困境中的抉择：对话理性的介入	(27)
第二章 对话的本体论解读	(31)
一、“对话”的词源学分析	(31)
二、西方关于对话的各种理论阐释	(32)
三、本书中“对话”的定位	(40)
第三章 教育对话的生成场域	(46)
一、教育的“对话”旨趣	(46)
二、教育对话的哲学解释学解读	(49)

三、教育场域：关系性思维的视角	(52)
四、问题的推进：教师的出场	(58)
第四章 主体性对话：教师与学生	(60)
一、相遇：师生关系的教育价值定位	(61)
二、对话的失真：师生交往关系的现实考察	(63)
三、理性追问：为什么无法对话	(71)
四、归真：有效性对话的达成路径	(76)
第五章 阐释性对话：教师与课程	(87)
一、范式转换：话语嬗变中的教师与课程	(88)
二、课程作为文本：哲学解释学角度的解读	(97)
三、现状素描：教师与课程关系形态的现实考察	(101)
四、理解与对话：教师与课程本然关系的回归	(111)
第六章 反思性对话：教师与自我	(127)
一、什么是反思	(127)
二、为什么反思：反思之于教师的意义	(130)
三、反思什么：教师缄默知识的入场	(134)
四、如何反思：构建反思性对话的实践模式	(146)
第七章 批判性对话：教师与研究者	(159)
一、现实描述：教师与研究者的交往现状	(160)
二、原因探析：教育研究的二元性	(164)
三、走向对话：教师与研究者交往的合法化理路	(168)
结束语：教师——在对话与理解的途中	(175)
参考文献	(178)
附录：教师访谈提纲	(191)
后 记	(194)

导 论

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保罗·弗莱雷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教育与对话本源关系的反思

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社会存在物”。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人只能存在于对话与交往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人正是在对话中成为人的，对话不仅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更是人存在本身。同时，对话也是教育的言语方式，自教育产生之日，对话就与之相约，教育具有对话性。纵观教育的发展历史，“对话”存在于自古及今的教育中。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到今天的“对话教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向我们言说着“对话”的价值。可以说，“对话”正是对教育的一种现实表达：“教育领域是完全对话性的”^[1]；“教育中的关系是纯粹的对话之一”^[2]；“在所有的教学中，都进行着最广义的对话，不管哪一种教学方式占支配地位，相互作用的对话都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标志。教学原本就是形形色色的对话，具有

对话的性质，这就是‘教学对话原理’。”^[3]在本真的意义上，“对话”不仅是教育的表现形态，更是教育本身。但是，在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在近代传统“主—客”思维方式和在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下，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逐渐消解了教育的价值理性，教育活动出现了一种片面追求“技术化”的倾向，教育才渐趋演变成为一种控制和改造的技术性活动，教育中的“对话”才逐渐被“独白”湮没而失真。当教育的对话性逐渐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教育的现实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义危机”，因此，本书试图通过对话理性的介入，重新寻回教育与对话的本源关系，更好地解决教育的“意义”危机。

（二）哲学解释学与教育对话的契合

解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意义”的理解或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尽管解释学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学者对它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但这个定义对于解释学的各个流派，或各门学科里的解释学都是适用的^[4]。“解释学”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来源于拉丁文 *hermeneuein*，它的词根 *Hermes*（赫尔墨斯）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因此，“解释学”的初始含义就是“解释”。近代解释学源自施莱尔马赫，他把解释学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到理解本身，而不是被理解的文本，从而使得解释学转变成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普遍的方法论。狄尔泰则进一步开了解释学问题研究的领域，将解释学融入人类的历史和生活，并作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但是，真正使解释学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态度运用于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导致解释学从根本上转向对人的存在和生活问题的探讨。由此，解释学由最初的传达神的旨意、解释文本的技艺和方法发展为本体论哲学。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探索“此在”的意义，那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关心的则是人生在世、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并实现了解释学向实践哲学的转折。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以“理解”为核心概念，认为理解是主客体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活动的，所以它是一种最早的广义的对话哲学。在哲学解释学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理解和对话的关系，理解和对话的终极目标则在于

重新认识和重新建构意义。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可见,哲学解释学主张意义多元化,强调意义的生成性和创造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哲学解释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在教育场域中展开的是一种广泛的对话关系,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主体性对话,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包括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教师与同伴的对话、教师与管理者的对话、教师与研究者、教师与家长的对话等;二是阐释性对话,主要指人与文本的对话,包括教师与文本的对话,学生与文本的对话等;三是反思性对话,主要指师生的自我对话。实际上,这三种对话密切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对话场。发生在场域中的对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为方法技巧的对话,而是作为对话意识和对话精神渗透于教育场域并能够始终保证教育的开放性、丰富性的对话,是创造意义、生成意义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当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教育的时候,教育就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而且是生命与生命交流的过程,是生命体验生命的过程。哲学解释学对人的生存和意义的关注,对于理解教育场域中的各种对话关系具有独特的内在的价值,它对于实践、意义的关注与教育对话的旨趣殊途同归,为我们反思教育理论与实践、重新理解教育提供了一种特有的理论支持和合法性依据。

(三) 对话之于教师是一个“真”问题^①

“对话”作为一个研究论题真正走进教育视界,始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引进对话理论是近年来实施课程改革时的事。当前,如何利用对话理论来建构现代教育,重塑一个以“对话”为特征的教育世界,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同时,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回归实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不能否认,当我们走入教育现场,与教师探讨课堂教学、师生交往,都能感到“对话”及其理论的存在。然而,教

^① 吴康宁教授认为,所谓“真问题”,就是教育理论的发展或教育实践的改善迫切要去解释与解决,且研究者本人也有研究欲望与研究热情的问题。见: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J].《教育研究》,2002(11):8-11.